

佛說方等泥洹經卷下

駒十

失譯人名 附東晉錄

彼時佛語賢者阿難俱之拘夷邑已樂波旬
 歷城中度行半道所佛疾生身背痛止樹下
 坐勅賢者阿難持鉢到拘匱河取水則受教
 行是時五百乘車厲度上流水濁未清阿難
 行取水還往白佛言向羣車過水水濁未清
 適可澡洗有熙連河去此不遠請取可飲佛
 取鉢水澡面洗足於是忍疾又得間時諸
 華大臣字福扇行遙見佛諸根寂默得上詞

意定滅淨具顏色明好心歡喜前禮佛揖讓
 畢一面住佛問福扇汝於何得法喜對曰由
 於比丘力藍昔我行道見力藍坐樹下是時
 道上五百乘車過有人後到下車問比丘見
 前羣車答言不見又曰寧聞車聲答言不聞
 曰時卧耶言我不卧自思道耳其人歎言車
 聲轟轟覺而不聞用心何專難有乃爾五百
 車聲尚且不聞豈他聞哉即施之以一染布
 衣我時聞此甚嘉其志遂得法喜至于今日
 佛問福扇汝知雷電霹靂孰與五百車聲對

曰正使千車疾馳同響猶不能暨佛言曩昔
 一時吾遊阿沉其日晡時天暴雨震電霹
 靂然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人衆大聚聲亦
 謹敷我定意覺彷徨經行一人來稽首作禮
 隨我而步吾問是何忽忽其人言向者霹靂
 煞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世尊獨不聞乎吾
 言不聞曰時卧耶答言不卧自三昧耳其人
 亦歎言希聞得定如佛者也夫以霹靂聲聒
 天地而得寂定不聞者哉其人心悅亦得法
 喜福屬讚曰

遇哉覩佛者 何人不得喜 福願與時會
 令我獲法利
 佛答頌曰
 愛法者卧安 得喜志念清 真人所說法
 賢者常樂行 法護行法者 如雨之潤生
 於是大臣勅其僕歸取新織成黃金綵毼手
 奉獻曰知佛不用願哀納之佛受其毼為說
 法之正化若干要語福屬避坐言從今日始
 身自歸佛身歸道法自歸聖衆受清信戒身
 不煞不妄取不姪泐不欺偽不飲酒不噉肉

無有犯國事多故當還請辭即稽首佛足繞
三帀而去佛勅賢者阿難取福罽黃金織成
氎來受教奉進佛取被身阿難見佛光顏從
容舒懌明好殊紫色長跪白言自我得侍
二十餘年不識有如今日佛面光潤顏色發
明願聞其意佛言阿難有二因緣佛色發明
何等二謂初夜得佛無上正真之道妙正覺
時及至終夜棄所受餘無爲之情取滅度時
吾今夜半當般泥洹故色發明阿難啼言何
其駛哉佛取泥洹何其疾哉世間眼滅於是

佛語賢者阿難至熙連河佛到河邊脫衣入
水秉手舉衣自澡洗身已乃度河於彼岸住
整衣服告阿難朝從弟子淳飯夜當滅度汝
解淳意佛從汝飯即夜滅度天下有二難得
值若得遭值面供養者既解疑畏且有正報
何等二一爲若施飯食令彼得以食之氣力
成無上正真爲至聖佛二爲若施飯食令彼
得以食之氣力棄所受餘無爲之情而滅度
者今淳飯佛當得長壽得無欲得大富得極
貴得官屬終生天上獲此五福語淳勿憂宜

用歡喜汝一飯佛而獲多報當知佛者不可不敬經法不可不學聖衆不可不事阿難白佛如慳比丘性弊戾急好罵數說佛泥洹後當如之何佛語阿難我泥洹後爲慳比丘作梵檀罰令衆默屏莫復與語彼當羞慚而自改悔彼時佛勅賢者阿難施牀枕我背疾即施牀枕佛偃右脅屈膝累脚卧思至真正智之道於是佛語賢者阿難令說七覺意阿難言唯昔從佛聞一志念之覺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無爲止不婬捨分散意二法解之覺

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無爲止不婬捨分散意三精進之覺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無爲止不婬捨分散意四愛喜之覺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無爲止不婬捨分散意五一向之覺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無爲止不婬捨分散意六惟定之覺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無爲止不婬捨分散意七行護之覺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無爲止不婬捨分散意佛言阿難已能言之宜必精進對曰唯能言者當精進如是阿難仿行者得道疾佛起基坐思惟

法意有比丘說頌曰

甘露化從佛出
教以此勸後學
由佛興使我得
學當知正志念
一向專護定意
有疾者宜開斯
是疾者為法王
彼猶尚請聆法
勝上首明弟子

疾如聽弟子陳
七覺意宜咨賢
清白行無玷缺
愛喜法精進入
如法解為淨智
覺微想除邪思
道寶出自此原
況凡夫而替聞
來問疾務聽真

在聖哲猶不厭
若過時聞道備
如彼為非愛喜
愛喜者一向法
已正止無聞想
衆行滅智已淳
願一切人天神
今聖師滅度後
尊時講誦法言
彼時佛勅賢者阿難汝於蘇連雙樹間施繩
何況餘欲廢聞
起他思想心永異
佛之教無雜思
為無為心行寂
是名為法解覺
自歸此三世尊
共學慈大道真
衆賢必紹教明
願神骨助化行

永樂北藏

佛說方等泥洹經

第三五册

牀令北首我夜半當滅度受教即施還白已
具佛到雙樹就繩牀側右脅而卧阿難在牀
後垂頭啼愴愴言一何駛哉佛取泥洹一何
疾哉世間眼滅我諸同志從四方來欲見佛
者望絕已矣佛難復覩難復得侍來而不見
皆當悲慕子何心哉佛問比丘阿難胡為對
曰在後悲泣佛謂阿難汝莫啼也何則自汝
侍佛已來身行常慈口行亦慈心行亦慈恕
以施安念慮詳審有心於佛雖彼往昔過佛
侍者為最供養不得踰汝亦彼當來及現在

佛之有侍者盡心供養不得踰汝何者汝達
於佛而知宜適若衆比丘每詣佛時可通見
者常得時宜若比丘尼及清信士清信女輩
每詣佛時可通見者常得時宜每衆異學及
諸梵志居士之輩來詣請現可通見者常得
時宜佛告諸比丘天下極貴轉輪聖王有四
難及自然之德何等四若其屬國諸刹利王
來親詣朝覲者聖王歡喜現為說法皆樂聽
受遵承奉行是一德也若諸奉道梵志之輩
來親詣朝覲者歡喜引現為之說法皆樂聽

受遵承奉行是二德也若諸理家居士之輩
來親詣朝覲者歡喜引現為之說法皆樂聽
受遵承奉行是三德也若彼儒林異學之徒
來親詣朝覲者聖王輒現為之說法皆樂聽
受遵承奉行是四德也又此比丘賢者阿難
亦有四美難及之德何等四若諸比丘詣阿
難所即歡喜與相見為說經法無不開解樂
受奉行諸比丘尼諸清信士諸清信女詣阿
難所即歡喜與相見為說經法無不開解樂
受奉行是其第一四德復有四賢者阿難為

諸比丘比丘尼諸清信士諸清信女說經法
時心端言正無有二意聞者恭肅寂然聽受
以寂靜故阿難博識無所忘忽是其第二四
德復有四若諸比丘諸比丘尼諸清信士諸
清信女有不解經及法律義以問阿難阿難
即分別說皆得解釋第十出後無不譽阿難者是
其第三四德復有四佛所等說十二部經賢
者阿難皆諷誦念識傳為四輩弟子說如所
聞無所增減亦未曾倦是為阿難第四德
為難可及世間無比是時有化比丘當佛前

住佛言比丘避莫當吾前賢者阿難白佛言
 我得奉侍二十五載不自識有如此比丘無
 所關啓而直前者佛言阿難是化比丘又若
 千劫爲大尊天致神妙有威德憂畏已除知
 佛期在夜半所以來者自今已後求不見佛
 故阿難言獨是天知佛當滅度耶佛言從拘
 夷城東西南北縱廣四百八十里諸天塹塞
 無空缺處皆憂歎騷擾不安其心念言佛滅
 度疾賢者阿難問佛言近此左右有聞物大
 國王舍大國滿羅大國維耶大國佛不於彼

般泥洹何止於此福陋小城佛言阿難無謂
 此小爲福陋也所以者何古者是國名拘那
 越大王之都城長四百八十里廣二百八十
 里巖好如畫城垣七重下基四層起高八尋
 上廣三尋皆作黃金白銀水精瑠璃四寶瓦
 擊其壁堞堞彫文刻鏤地集觀^七及民室屋
 皆四寶成挾道自生長多鄰樹樹亦四寶其
 金樹者銀葉華實其銀樹者金葉華實水精
 瑠璃樹亦如是微風動樹常出五音其聲輒
 悲如五絃琴樹間浴池池邊集塹步渚相承

中四寶臺陛欄楯屋壁牀机一切四寶池
中常有雜種蓮華青蓮漚鉢紫蓮拘恬黃蓮
文那紅蓮芙蓉四顧成行其邊道上又有七
種奇華香氣馥芬冬夏常生五色光明其國
常聞十三種聲象聲馬聲牛聲車聲螺聲鐘
聲鼓聲貝聲儺聲歌聲諸絃樂聲誦仁義聲
嘆諸佛尊行聲時有轉輪聖王名大快見王
四天下以正法治自然七寶一金輪寶二白
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理家
寶七聖導寶王有四神德爲童孺時八萬四

千歲爲太子時八萬四千歲爲轉輪王八萬
四千歲退服法衣八萬四千歲凡壽三十三
萬六千歲是其一神德也王能飛行遊四天
下七寶導從所至臣屬是其二神德也端正
美色强健少疾身中和適不寒不熱是其三
神德也威神殊勝心常和悅明見正道以法
化民是其四神德也王每出遊布施興福愆
人所欲求漿與漿求食與食衣被車馬華香
錢寶不逆人意慈於民物如父愛子士民慕
王如子仰父王每出遊勅御徐行使國士民

久得視見體性淳仁四方太平又是其至德也所部諸國凡八萬四千小王每朝覲時王大快見皆請上殿歡喜安慰爲說正法問國所乏諸王答讓受天重賜自足爲樂王又勅使各嚴所治令如我殿以正法化勿枉天民輒賜諸王衣冠履轡車舉寶物受詔辭出莫不歡喜是時大王所治法殿長四十里層階四重悉黃金白銀水精瑠璃屋壁欄楯柱梁楣櫺芬檠棟宇其上覆及下地牀坐机筵皆是四寶又法殿上有八萬四千交露舉棚悉

施斗帳金交露棚前施銀澄銀棚金澄水精瑠璃棚澄亦然其交露間垂華懸果四寶雜廁所覆帳上金銀織成赤罽文繡綾綺雜色四角珊瑚交露中施四寶獨座其殿四面浴池各縱廣一由延挾池生多鄰樹八萬四千株長一由延諸交露棚大王出者即以駕象彼時快見以其所有施福甚衆日巨常請沙門梵志上殿飯食王自思念日月流逝而吾將老當用是五所欲寶館作等欲自挹損修清淨行即但與一侍士俱并法殿入金交露

坐銀御牀思惟天下貪婬無奇生者要死形骸歸土所有萬物一切無常王起入銀交露坐金御牀念合會者皆當別離戀慕無益當棄恩愛淨修梵行已又起入水精交露坐瑠璃牀自念當與老病死競改心易行除婬怒癡思無為道已又起入瑠璃交露坐水精牀物十專自精思當棄世間貪欲惡法思無為道守惟清淨成一禪行如是至久周徧諸棚於是八萬四千玉女共白第一玉女寶言天后所知我等聞者未復親侍守情執敬願欲朝見

答言諸娣還自嚴飾當俱朝見即告聖導我等婦女久未親侍敬仰之心皆欲朝見聖導即駕八萬四千象犀甲金飾絡用寶珠白象王朱鬣尾為第一八萬四千馬犀甲金飾絡用寶珠力馬王紺青身朱鬣尾為第一八萬四千車犀革之甲飾用四寶聖導臣為第一八萬四千女女載一車玉女寶為第一諸玉女導從詣法殿下侍士白言諸象馬車夫人小玉皆來欲見王勅侍士絕牀放下王下法殿見八萬四千女服飾靡麗時民歎曰是難

言也王者嚴女乃至於此玉女對曰我等久違不得親侍故嚴服來願得朝見於是王坐諸女皆前稽首畢一面坐玉女寶首白言今是一切諸象馬車玉女小王自天所有願小願意留心娛志又八萬四千國天王都為第一八萬四千棚大正棚為第一願天留意以養性命王答曰娣吾所以夙夜約已自損正心行慈者但欲遠離此貪欲耳何則女人嫉妬之態殃及吾身是以捨欲願離斯咎玉女寶垂淚言天王何為獨割愛欲謂我為娣離

乖恩情絕羣女望願聞天王所以戒之正心行慈為之奈何我等亦願相率修之王曰慈心正行不墮諸漏棄損貪欲修德守靜念生日少而命逝疾人物輩非常唯道為真吾是以於諸象馬舉棚郡國小王婦女愛欲一切遠離不復繫意欲自愛身觀天地間無生不終諸娣各宜正心行慈無以放恣墮諸漏也玉女寶乃拭淚言今天王約已自損不欲墮漏念生日少而命逝疾潛居憂身守修清淨計諸人物無生不終違遠所有不以汙意願

奉明戒不敢有忘王以慈心答謝諸女皆遣
去還升法殿入金交露坐念慈心都忘怨恨
無所嫉惡進思大道無量德行普慈世間而
自約省已復起入銀交露棚坐念悲心都忘
怨恨無所嫉惡進思大道無量德行普悲世
間而自約省已復起入水精交露坐念喜心
都忘怨恨無所嫉惡進思大道無量德行普
和世間而自約省已復起入琉璃交露坐念
護心都忘怨恨無所嫉惡進思大道無量德
行一切欲護而自約省已惟行此四大梵行

却愛欲意多修清淨王行如是便得自在死
時安隱身無痛癢譬如力士美飯一食之頃
魂神逝生第七梵天時轉輪王大快見者則
故世我身也如是阿難誰能知此昔我宿命
作轉輪王自然七寶行正法有四德常能不
貪彼時拘夷城傍行四百八十里皆在天王
城中吾前是時又爲刹利王已六投骨於此
地中并彼爲七今得作佛已斷生死從是已
後不復造身我亦一切皆已周竟現於東方
南方西方北方隨方教化三月輒移終厝骨

此賢者阿難白佛言佛滅度後當作何葬佛言汝默梵志居士自樂爲之又問梵志居士爲葬法當云何佛言當如轉輪王法用新劫波育貝綿纏身體已以五百張氎次如纏之內身金棺灌以麻油澤膏畢舉金棺置於第二大鐵槨中衆香積上而閣維之訖斂舍利於四衢道立塔起廟表刹懸繒奉施華香拜謁禮事是爲轉輪王之葬法也佛勅阿難汝行入城告諸華氏佛中夜當滅度所欲施作當勉時爲無從後悔欲面從佛得開解者宜

及是時即受教行入拘夷城見五百諸華氏慕會議語阿難報諸尊者佛夜半當滅度所欲施作當勉時爲無從後悔欲面從佛得開解者宜及時行衆人皆驚而悲歎言何其太駛佛泥洹何其太疾世間眼滅哀慟之聲聞于宮中王遣太子并諸華氏各將家屬俱詣雙樹到白阿難欲前禮問阿難入啓太子阿最與諸豪姓家屬俱來受三自歸不遠是夜佛請入即皆稽首畢一面坐太子言佛身滅度何其太疾佛報言吾本已說世間非真

無可樂者凡人貪壽思戀五欲惑而無利但
增生死更苦無量今我爲佛已得自然無欲
於世又宜自勉天下智者常願見佛樂聞經
法已有是意當務立信立戒布施多聞廣學
智慧建此五志以離垢慳然則世世當受富
貴名譽遠聞生天安樂可得泥洹佛說已太
子及諸華氏皆作禮去於是王與國中男女
大小十四萬衆以人定時出詣雙樹到白阿
難請見受誨前啓佛請入王將國中賢喜者
進稽首畢一面坐前無燈火佛放頂光照二

千里佛言勞苦大王與羣臣來王曰佛當滅
度有何勅誠佛報王自我得佛四十九歲所
說經戒一切具悉王國賢才皆已採取王與
羣臣慘然皆悲佛告王自古已來天神人物
無生不死死而不滅唯泥洹快王胡爲啼但
當念善改往修來以政治國無加卒暴厚待
賢良赦宥小過務行四恩以綏衆心何等四
一當布施給護不足二當仁愛視民如子三
當利人化以善政四當同利與下共歡王如
是者常得其福我宿命時行此四恩積無數

世故得作佛初得佛已見泥洹喜自說頌曰
今覺佛極尊 捨姪淨無漏 智爲天人導
從者得喜豫 夫福報至快 妙願志皆成
勇疾得上脫 吾將逝泥洹
王與來者皆起禮佛繞三市而去是時城中
有老異學年百二十名曰須跋聞佛夜半當
取滅度自念吾有法望之疑常願瞿曇一解
我意當及是時即起自力行到雙樹白阿難
言吾聞瞿曇期在夜半請見決疑阿難言止
止須跋無擾佛也須跋固請至再三曰吾聞

佛爲如來至真正諦覺明行成已善逝世間
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衆祐甚難遭
值如漚曇華百千萬世時一有願一見拏
所疑阿難以爲勞擾如來故不欲通佛神心
徹聽清淨過人從裏知之即勅阿難勿禁止
聽使入是爲最後當度異學須跋者也須跋
得入忻然悅豫善心生焉見佛歡喜禮問恭
辭氣重揖讓畢一面住白佛言欲有所問豈
有閑暇一決其疑佛言便問恣汝所欲聞可
得解須跋問曰今世學者各自稱師有古龜

氏有無失氏有志行氏有白鷺子氏有延壽
 氏有計金樊氏有多積願氏有尼捷子彼八
 子者有所迷乎自知之也佛告須跋彼與滌
 異子曹自作貪生猗想以邪之道一曰邪見
 不知今世後世所作自得好以卜占享祀求
 福二曰邪思念在愛欲有諍怒心三曰邪言
 虛偽諂諛佞讒綺語四曰邪行煞生貪取有
 姪泆意五曰邪命求利衣食不以正道六曰
 邪治惡不能止善不能行七曰邪志志貪常
 樂痛身謂淨八曰邪定專意所望不見出要

如是須跋昔我出家十有二年道成得佛開
 說經法經五十載自從捨家有戒有定有慧
 有解得度知見說正道者唯佛沙門非凡異
 也吾本所履有八真道第一沙門亦從是得
 二三至四皆從是成若不見此八真道者彼
 為不得沙門勢十四道所謂八真道者福為正見
 見今世後世作善有福為惡得殃知苦知集
 滅行得道二為正思思樂出家去諍怒心三
 為正言言諦至誠柔軟忠信四為正行不煞
 不邪無有姪心五為正命求利衣食以道不

邪六爲正治抑制惡行發起善意七爲正志
志惟四觀身痛意法解非常苦非身非淨八
爲正定一向無爲成四禪行沙門梵志履此
八正乃成四道能師子吼我賢弟子行無放
逸世間意滅故得羅漢於是須跋謂阿難言
快哉賢者是利弘美實未曾有蓋上弟子得
值此者不亦妙乎今受聖恩乃聞是法願得
捨家受成就戒阿難白佛異學須跋願受衆
祐自然法律捨家就戒沙門之行佛以可其
就戒之志曰是吾末後得證見淨者異學須

跋也即授戒爲比丘一心受不放逸以健制
以志惟以斷却如所欲下鬚髮被袈裟以家
之信離家爲道得法意具淨行自知作證成
解究暢爲行如應已意通知賢者須跋已度
世得應真坐自念吾不能待佛般泥洹便先
滅度而佛後焉彼時佛告諸比丘我滅度後
儻有如此外學他術在異生輩欲棄束髮來
踐法者沐浴清化捨家就戒當聽可彼以爲
沙門何則用彼有大意故當先試之三月知
能自損用心與不若言行相應者爲能捨罪

先授十戒三年無失乃與二百五十戒其十
戒爲本二百四十戒爲禮節威儀能行此者
諸天代喜又凡怖望受律就戒作沙門者有
四因緣皆有慕樂近道之意我滅度後或離
縣官求作沙門或年老者求作沙門或貧困
劣求作沙門或習正行求作沙門若夫賢才
習正者老貧困及離縣官來爲道者其於衣
食趣得而已受誦法言如有梵行可得久住
猶爲從是令多人安多人得度世間得依利
諸天人是故曰從法者現世得安現世得解

當善諦受彼爲何法令現世安得解度者謂
佛所說十二部經一文二歌三記四頌五譬
喻六本紀七事解八生傳九廣博十自然十
一道行十二兩現是名爲法若以奉持護如
法者即現世安可得解度但當諦受護持諷
誦正心思惟令清淨道得以久住汝諸弟子
當自勗勉無以懈慢謂佛已去莫可歸也必
承法教常用半月望晦講戒六齋之日高座
誦經歸心於經令如佛在又族姓子族姓女
所當追念爲有四事一曰佛爲菩薩初下生

時二曰佛始得道妙正覺時三曰上頭說經
轉法輪時四曰棄所受餘無爲之情般泥洹
時當論思此念佛生時福德如是佛得道時
神力如是轉法輪時度人如是將滅度時遺
法如是次中末時有思念^{弱十}此起意行者皆生^{十六}
天上若以受此而有疑望非意在佛及法聖
衆苦集盡道汝諸比丘當解所問令如我在
爲以是語面所問佛亦真弟子自所問吾及
從我解說之賢者阿難在後扇佛應曰唯諾
皆已願樂無一比丘有疑非意於佛法衆四

諦者也佛語阿難其已願樂如來正化於佛
法衆苦集盡道無所疑者當棄貪欲慢戾之
心遵承佛教以精進受默惟道行是爲最後
佛之遺令必恭順之汝諸比丘觀佛儀容難
復得觀却後一億四千餘歲乃當復有彌勒
佛耳難常遇也天下有漚曇鉢不華而實若
其生華則世有佛佛爲世間日恒憂除衆冥
自我爲聖師年至七十九所應作者亦已究
暢汝其勉之夜已半矣於是佛作一禪定思
惟通第一禪又起二禪定思惟通第二禪又

起三禪定思惟通第三禪又起四禪定思惟
通第四禪又起空無際定思惟通空無際又
起識無量定思惟通識無量又起無所用定
思惟通無所用又起不想入定思惟通不想
入又起想知滅定思惟通想知滅是時阿難
問阿那律佛已滅度耶答言未也佛方思念
想知滅定思惟阿難言昔聞佛說從四禪思
惟至於無知棄所受餘無爲之情乃般泥洹
時佛捨想知滅還思不想入捨不想入思無
所用捨無所用思識無量捨識無量思空無

際捨空無際思第四禪捨於四禪思第三禪
捨於三禪思第二禪捨於二禪思第一禪從
一禪思復至三禪便從四禪反於無知棄所
受餘泥洹之情便般泥洹當此之時地大震
動諸天龍神墮塞空中散華如雨莫不歎慕
而來供養時第二天帝釋下說頌曰
陰行無有常 但爲興衰法 生者無不死
佛滅度最樂
第七梵天下說頌曰
妙哉佛已棄 一切世間猗 廣遺清淨教

三界中無比 神真力無畏 光明滅於茲
賢者阿那律說頌曰

佛已無為住 不用出入息 本由自然來
靈耀於是沒 意淨無所著 為人受斯疾
施慧教已徧 乃退歸寂滅 惟茲遇佛者

莫不蒙恩澤 今已淪清虛 永兮時復出
是時諸比丘皆騷擾徘徊呼言駛哉佛般泥
洹一何疾哉世間眼滅中有憂歎自悲念世
間苦不得是道中有尸視惟心猗有從因緣
起以作復作受非常苦生輒有死死則復生

生死往來精神不滅莫致是處賢者阿那律
言止止阿難曉衆比丘上天見此以為荒迷
安有捨家入自然律而不能用法利自解阿
難拭淚而問上有幾天答曰從威耶越至漚
荼廟及熈連河四百八十里諸天充滿無有
空缺徘徊騷擾皆言駛哉佛般泥洹亦大疾
哉世間眼滅中有憂歎自悲念世間苦貪欲
所蔽不見斯道或相曉言佛說生死本從緣
起意作復作受非常苦生輒有死死則復生
識隨行走莫知泥洹佛已度世宜各精進夜

至過半阿那律令阿難入告城中佛已滅度
所欲施作宜及時爲阿難入告城中諸華氏
聞之莫不驚愕踊躄悲言何其駛乎佛般泥
洹何其疾乎世間眼滅舉城中相會聚奉持
華香詣佛舍利稽首作禮承事供養共問阿
難葬法云何答如教說轉輪王法佛當復勝
諸豪姓言寧可假期七日欲奉妓樂華香燈
燭展我曹心阿難答言恣聽所欲諸華氏即
共作黃金甕黃金舉牀黃金棺爲鐵柳具新
劫波育貝綿五百張氎是時四面人衆周滿

四百八十里中皆賣妓樂華香來詣雙樹共
舉佛身置黃金牀上而以妓樂禮事供養於
是諸華氏選衆童男使扶持舉牀欲至漚荼
神地如閻維之而諸童子不能得前近佛舉
牀又復更進至于再三了不得持賢者阿那
律語阿難言所以不得舉佛牀者是諸天意
欲使諸華氏童子倚牀左面諸天右面國人
隨後共舉牀入東城門過往城中施天樂供
養訖出西城門置漚荼地累積衆香乃閻維
之阿難言諾敬如天願以告諸華氏皆曰敬

從即使諸童左面屬若干種繒繫牀左角天
於右面屬諸天繒繫牀右角而絳維之餘無
數天於虛空中散天雜華而雨澤香是時婆
賢大臣與拘夷大臣議欲以人樂讚紹天樂
俱送舍利即如所議徐行入東城門周徧地
中四衢道里巷處處住施華香妓樂出西城
門到漚荼地持劫波綿纏佛身體五百張毼
次纏千過麻油澤膏灌滿金棺已內佛身舉
黃金棺置鐵槨中匣藏既殯積衆香畢漚蘇
大臣執火而欲然佛積火至輒滅三進不然

賢者阿那律語阿難言火所以不然者是諸
天意見大迦葉將五百衆從波旬來已在半
道欲面禮佛故使火不然耳阿難言諾敬如
天願是時有異道士名阿夷維見佛滅度得
天曼那羅華去至半道迦葉見之就車問
知我所事聖師佛乎即答言我舉知之般泥
洹已七日天人普會供養其身吾從彼來得
此天華於是迦葉悵然不樂五百比丘中有
徘徊騷擾仰天呼怨佛般泥洹其何一疾世
間眼滅中有憂歎悲傷念世間苦爲恩愛縛

不見斯道迦葉曉言諸賢者釋憂當知有身
皆從緣起心作復作致非常苦生者輒死死
則有生五道無安唯泥洹樂未得道者當求
法利捨有為無所會則得矣攝衣疾行可見
佛身其衆中有名桓頭者亦釋家子與佛同
出止諸比丘言何為復憂我曹從今已得自
在彼老常言當應行是不應行是今彼長逝
不甚佳耶迦葉不悅行到雙樹至覩佛躡謂
阿難言及未闍維請見佛身阿難對曰佛身
已纏淹用麻油藏在金棺外積衆香巾灌澤

膏雖未闍維固已難見迦葉請至三阿難答
如初以為佛身難復得見於是佛屍從重棺
裏雙出兩足一切見者莫不歡喜迦葉稽首
作禮見佛足出而有異色仰問阿難佛身金
色是何故異阿難答言有羸老母稽首佛足
墮淚其上故異色耳大迦葉又不悅乃喟然
讚頌曰
彼為滅不生 不復受老死 亦為不復會
無有相逢憎 本已捨息愛 不為別離憂
當為求方便 令致得是處 佛為五陰淨

已斷不復有	亦又不為為	有受是五陰
苦為已畢盡	有本亦已除	當勤求方便
令得如是安	佛已斷世間	愛欲一切解
亦為悉能忍	得離諸患難	為已自安隱
亦致天下安	當為稽首是	永得度三界
佛所說經戒	為世間最明	已廣現正道
審諦無所疑	亦徧活天下	令得度老死
諸得值佛者	誰不受弘恩	譬月照於夜
為除陰冥闇	如日照於晝	能使天下明
亦如電光現	為暫照厚雲	佛明一時出

都已明三界	一切所名河	無過崑崙河
一切名大水	亦為無過海	一切星宿中
月為第一明	佛為世間導	天上天下尊
佛所以度世	福施已周帀	所說教誠行
在在悉分明	亦以法流布	弟子樂受行
令天人鬼神	龍敬承行禮	
迦葉說已稽首佛足繞積三帀却住一面諸		
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天龍鬼神王天		
樂神質諒神金翅鳥神愛欲神蛇軀神各前		
稽首佛足繞積三帀一面住畢於是佛積不		

燒自然賢者阿難時說頌曰

佛以中外淨 為梵世之身 本秉精神下

而今厝於是 綿纏豔千過 不用衣著軀

亦不以浣濯 如上淨鮮明

至終其夜佛積燒盡自然生四樹蘇禪尼樹

迦維屠樹阿世親樹尼拘類樹國諸豪姓共

檢佛骨盛滿黃金罌置于罌牀舉入城中著

大殿上共作妓樂散華燒香禮事供養時波

旬國諸華氏可樂國諸拘鄰有衡國諸滿離

神州國諸梵志維耶國諸離捷聞佛止雙樹

般泥洹各嚴四種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到

拘夷止城外遣使者言聞佛眾祐止此滅度

彼亦我師敬慕之心並來從君請佛骨分欲

還本土立起塔廟拘夷王言佛自來此我當

供養遠苦諸君舍利分不可得赤澤國諸釋

氏亦嚴四兵來到功十報言聞佛眾祐止此滅度

是釋聖雄出自我親實我諸父敬慕之心來

請骨分還立塔廟王答如初不肯與分摩竭

王阿闍世又嚴四兵度河津來使梵志毛蹉

入問消息致慇懃言吾本夙夜信心友汝無

取無諍今佛衆祐止此滅度是三界尊寶我所天敬慕之心來請骨分汝其與我則我與汝所有重寶願終共之王答曰佛自來此我當供養謝汝大王舍利分不可得也於是毛麀衆人作頌告言

今各選躬遠來拜首謙遜求分如我不與舉止動衆四兵在此義言不用必命相抵拘夷國人亦答頌曰
 遠勞諸君辱屈拜手佛來遺形不敢相許如欲舉衆吾斯亦有俱命相抵則不爲恐

梵志毛麀曉衆人言諸君皆夙夜承佛嚴教日誦法言心服仁化一切衆生尚念欲安且佛大慈故燒形遺骨欲廣祐天下何宜當爲毀本慧意舍利現在但當分耳衆咸稱善皆詣舍利稽首畢一面住乃共使毛麀分之於是毛麀持一甕物十受石許蜜塗其裏十三分爲八分已白衆言吾既敬佛亦嘉衆意願得著甕舍利歸起塔廟皆言智哉是爲知時即共聽與又有梵志名溫蓮白衆人言竊慕善意乞地焦炭歸起塔廟皆言與之後有衡國異道士

求得地灰於時八國得佛八分舍利各還起塔皆甚嚴好梵志毛麀種邑道人大溫違還俾賁邑衛國道士得地灰歸皆起塔廟舍利八分有八塔第九甕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灰塔佛從四月八日生四月八日捨家出四月八日得佛道四月八日般泥洹皆以涕星出時此時百草華英樹木繁盛佛已般泥洹天下光明滅十方諸天神莫不自歸佛既分舍利又爲遠方諸四輩弟子未悉聞故留九十日乃起塔廟諸來國王豪姓人民家屬僕從

皆齋戒九十日在所遠方四輩弟子衆普會拘夷共問阿難於何起塔阿難答言當出去城四十里於衛致鄉四衢道中作塔廟拘夷豪姓共作甃瓦石塹縱廣三尺集用作塔高及縱廣皆丈五尺藏黃金甕舍利於其中置立長表法輪槃蓋懸繖然燈華香伎樂禮事供養舉國人民得共興福大迦葉阿那律衆比丘會共議一日三十萬衆及諸國豪姓羣臣得值佛時敬意行福終皆當生第四天上與彌勒會而得解脫拘夷國王當生第十二

水音天上至彌勒作佛時當下為佛造立精舍勝今給孤獨園阿難問大迦葉拘夷王何以不於彌勒佛求應真道答言是王未厭生死苦故未厭苦者不得應真阿難言我已患厭身苦不得離世間矣不得道迦葉答言汝但持戒不行身觀坐猗生死有飯食想而十四生死行未休故也至九十日大迦葉阿那律眾比丘會共議佛十二部經有四阿舍獨阿難侍佛久佛之所說阿難悉諷當從書受恐其未得道尚有貪心欲持舊事詰責阿難與設

高座三上三下如是者可得誠實皆言大善眾會坐定直事比丘逐阿難出須臾又請阿難入禮眾僧未得道者皆為之起直事比丘處著中央高座於是讓言此非阿難座眾比丘言用佛經故處汝高座欲有所問阿難就座眾僧問曰汝有大過寧自知不昔者佛言閻浮提樂汝矣不對直事比丘勅阿難下即下對言佛為不得自在當須我言耶眾僧默然直事比丘又令阿難上眾復問曰佛為汝說得四神足者可止一劫有餘汝何以默阿

永樂北藏

佛說方等泥洹經

第三五册

也毛厝倉故切厝郎計切厝烏莖切長鞞都奚切
 切其月